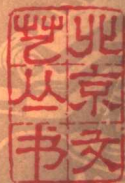


骏马飞驰

王慧芹

18

1341763/06





北京文艺丛书

骏马飞驰

王慧芹

北京出版社

一九六五年



駿馬飛馳

王慧芹

北京出版社出版（北京東單麻線胡同3號）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95號

北京市印刷一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開本：850×1168 1/32·印張：3 12/16·插頁：2·字數：78,000

1965年3月第1版 196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：1—35,000冊

統一書號：10071·710 定價：(6)0.44元

目 录

最好的礼品	1
白雪皚皚	22
我們的工程师	34
永远向前	50
駿馬飞驰	64
鉄路綫上	80
三請周文增	93
頂風上	102
后 記	115

最好的礼品

一

黄昏，車站的月台上站滿了人。大家的脸上都帶着一種期待的、喜悅的表情。那邊站着一群穿得紅紅綠綠的年青人，腰間的花鼓不時敲擊得咚咚地響，銅號也不斷嗩嗩地吹起來。大家正在迎接幾個援朝歸國的鐵路職工。

我站在人群中，一会儿望望北面那伸展到車站外的鐵道，一会儿又看看車站上挂的电表。我怕电表不准，又和我的手表校对一下。我在焦急地等待着載着援朝歸國職工的列車。

今天下午我跑車回來，忽然听人們說我們段的幾個援朝職工今晚乘車回來，里面還有陳斌。我真高興极了，到工会主席那儿問确实了，便跑回宿舍搭好了一個鋪——這是預備讓陳斌住的。我又換了一身干淨衣裳，便跑到車站上來了。

陳斌援朝走后，已經兩年多啦，真不知道他變成什么樣兒啦。剛解放時我倆是一塊到鐵路上來的。後來又在一塊兒擦車，一塊兒學習，一塊兒考的司爐。也真巧，又把我倆分配到一個機

車上工作，这么一来，便又一块儿提升到副司机。自从到铁路工作以后，我們沒有在两个屋住过，并且总是鋪挨着鋪；吃飯、穿衣更不分你我，你拿着了就穿，我拿着了就吃，从来也沒有吵过一次嘴。別人都說我倆是亲兄弟。后来他援朝去，我也要求一块儿走，上級不批准，没办法分开了。今天听說他要回来啦，我多么高兴呀！

“叮鈴鈴……”月台上的电鈴响了。銅号吹得噠噠响，腰鼓也咚咚地敲了起来。一道明亮的灯光过后，一列墨綠色的客車慢慢地靠近月台駛来。我直瞪着两眼，瞅着客車上一个一个的窗子。

啊！这不是他嗎？“陈斌！”我喊了一声便扑过去拉住了他的手，直瞅着他，我不知道該說什么，只是张着嘴笑。他沒有变样，还是那一双天真而又机灵的大眼，說話就想笑的样子，只是瘦削的脸庞显得略胖了一些。

我帮他把行李从車上搬下来，对着工会主席說：“老张，让陈斌跟我走吧，我什么都替他預备好啦。”

工会主席笑了笑說：“亲哥俩到了一块儿啦，还能不叫你們亲热亲热；可是有一样，你得把咱們这个尊貴的客人招待好啊！”

“沒錯。”我說着便領着陈斌向宿舍走去。

我們走在車站外边廣闊的馬路上，我有那么多話要跟他讲。但是我看见他的眼轉过来轉过去，尽瞧着車站前边的那一幢幢高大的楼房，和那灯火輝煌的熱鬧市街。我了解他这会儿的心情，不便再去打扰他了。

“哎呀，才走了两年多，咱們这儿就变成这个样子啦！”陈斌兴奋地說。

“是呀，你還沒到市郊看一看呢，那一个个的大工厂，那一条
条又寬又直的馬路，明天我領你去看看。”我也兴奋地說。

到了宿舍，我帮他把被子放好。暢快地談論起来，从朝鮮扯
到了我們的机务段；又从我們的机务段扯到了祖国的伟大建設，
直到拉了十二点汽笛才睡觉。

二

今天正是我歇班，早晨起来天气晴朗朗的，我們住的三层楼
上的窗戶上映上了黃色的阳光。我和陈斌洗漱过吃了早点，便
騎着車子奔向市郊。我領他看了看那新建起来的一座座的大工
厂，那一条条的大馬路。然后又回到机务段，領他看了新建成的
旋輪車間、电动轉盘、攪煤机……，这时我忽然想起了我們包乘
組的一个司机要調去学习，現时正缺少一个司机，把陈斌調到
我們車上不是更好嗎？我便先征求他的意見：

“陈斌，我們車上現在正缺少一个司机，咱們要求段长一下，
把你調到我們車上去行嗎？”

“把我調到你們車上，那敢情好。段长答应不答应呀？”

我笑了笑說：“你知道段长是誰？就是咱們以前的司机长陈
大車^①。‘亲哥俩’的名堂还不是他給咱叫起来的。他了解咱們，
保証会答应。”

誰知道段长听了我的請求后却說：

“噹，噹，你这小鬼可真机灵。不行，陈斌我留着还有用呢。”

① 大車是对機車司机的尊称。

我一听说不给，便着急地说：

“陈段长，把他给了我们吧。让他到我们车上有两点好处：第一，我们是老伙计了，干起活来顺手；第二，我们车是个破车，总完不成任务，让陈斌上去也好帮我搞搞。陈段长，批准了吧！”

“嗨，嗨，你这小鬼嘴倒会说，还有第一第二的。”陈段长沉思了一会儿说，“好，把陈斌给了你。可是有一条，你俩可不许扔下机车去捉兔子。”

我们两人一听都乐了。那还是我俩刚到铁路上的时候，有一次一块儿跟陈段长学习。到一个车站停下车以后，我俩看见了一只兔子，便跑着追去，结果车开了我们还没回来。这个事儿，陈段长现在还记着哩。

我和陈斌回宿舍换上工作服来到了机务段。车一进库，他便飞快地跑到了机车跟前。手里拿着榔头敲敲这，摸摸那，一会儿钻到了机车下边，一会儿又爬到了机车顶上，活像一个机灵的猴子。他对待机车的神气像离别了多年的伙计那么亲热。我望着他心想：“热爱机车这是一个乘务员的本性啊！”

机车牵引着长长的一列车，在广阔的田野上飞驰着。陈斌坐在前边操纵着，我站在他的后边指导着，因为这条线路对他来说是生疏的，需要人帮助他进行操纵。我望望两旁飞逝过去的田野、城市、村庄，我望望后边长长的像游龙一样的列车，又看一看全神贯注地操纵着列车的陈斌。心想：想不到多年的好友又在一起工作了，我的心里涌上了一阵阵快乐、幸福的感觉。

列车停在一个小车站上，站长告诉我们要会三趟列车，让一趟客车。我们便坐下等待着。陈斌却呆不住，车刚停下，便从司机室跳下去，围着机车转了起来，摸摸这个又捅捅那个的。然后，

他又望望那一系列从我們跟前飞驰过去的列車,对我說:

“张玉成,你看这車次多密呀!恐怕連一趟車也不能再加了。想不到两年多来,祖国的运输任务也增长得这么快呀。你再瞅瞅那車上拉多少东西……咳,真了不起!”

这时又有一列車飞驰了过来,他瞪起了两眼用手指着数起来:“一辆、两辆、三辆……”数完他又用树枝划着地算了一下,忽然惊奇地說:

“嗨,真了不起呀!这列車拉的足有三千五百吨,一个機車快要頂两个機車拉的呀!”他又赞叹地看了看那列車的背影,望着我說:

“张玉成,咱們車不能拉那么多嗎?”

我叹了一口气,昂起头来指了指機車說:

“我倒想超軸^①,可你看咱們那車,破得像个老破牛車,甭說超軸,拉够定数就不錯。”

“車破就不能多拉了嗎?你們試过嗎?”陈斌說。

“試一試?咱可不敢冒那个險。試不好,来个事故,受不到表扬倒記一过,何必呢?再說咱們这車也真不行呀。”我向他解释着。

我見他张了张嘴还想說什么,站长拿牌来让開車了,我們便停止了这次談話。

① 超軸——每台機車应拉多少貨物,都有一定的定数,超过牵引定数所拉的貨物,就叫超軸。

三

这趟車回来正好是星期六。我和陈斌說好今晚去看电影。回到宿舍睡了一觉醒来，我見陈斌还睡得很香甜，天气还早，多让他睡一会儿吧。我在他床前的桌子上留下了一个小紙条，告訴他我在段內小花园里等他，便先往机务段走去。

进了机务段大門，正赶上下班。我一眼便看見素霞正跟她們統計室的几个姑娘，唧唧嘎嘎地笑着向这边走来。我等她走近时說：

“素霞，我和你說句話。”

她望了望我說：

“有什么說的，我們还有事哪。”她嘴里虽然这么說着，可是脚步已經停下来了。那几个姑娘望着我們使了个鬼脸，嘻嘻嘻嘻地笑了。一个說：“素霞，我們吃了飯，到文化宫还叫不叫你。”另外一个撞了那个說話的姑娘一肘子說：“噓，你不知道人家要过星期六嗎？”

我們也沒理她們，便向小花园走去。我們坐在小花园內一棵槐树下边的青石上，槐树正开放着一簇簇的白花，清香扑鼻，蜜蜂嗡嗡地叫着。她把那短短的头发向后攏了攏，拿眼瞟了我一下說：

“怎么不去守着你那好朋友啦，还找我干什么？”

我知道她是在开玩笑，便說：“我每天守着怎么样，你想守着还没有呢！你就只得找我。”

“噢！是你叫我的，还是我找你的？”

我笑了。我望着她，她长着一双细小的眼睛，小翘鼻子，还有那剪得短短的头发，显出一种天真的、顽皮的、可爱的神情。

“看什么？”她说着抿嘴一笑，“玉成，說正經的，你們的超軸計劃怎么老是完不成呀？”

“嘿嘿，又談那个事。今天星期六了，不許談工作。”我制止她。

“不談工作？誰叫你們完不成超軸計劃！就拿这月上旬說吧，人家別的車都超額完成了超軸計劃，可就你們車只完成超軸計劃的百分之六十。也湊巧，你們車又是我負責統計，每一次往外公布的時候，那个小豆豆总是朝我要鬼臉，好像我不让你超額似的。我要求把你們的車撥給小豆豆去統計，主任又不让，还说让我動員你超軸，可你就是不超，多急人！”

我越怕她提，她却偏提，又不好和她耍態度，我便解釋說：

“素霞，我已經向你講過多少次啦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我們那是個破車，全段數第一的破牛車，解放以後才從廢鐵堆里撿來的，哪能和人家好機車相比呢？完成計劃的百分之六十就已經差不多了。”

“喲，對自己还挺滿意呢，老強調機車破，聽說人家‘毛澤東號’也是解放以後才修復的，人家怎么成了模範機車呀？”

“人比人氣死人，咱敢和‘毛澤東號’比嗎？唉，和你們外行人說不出什麼道理來。”我說到這里又趕緊把話岔開說，“咱倆再過一個多月就要結婚了，現在也該考慮考慮咱們結婚的事啦。”

我想這回她一定要轉換話題了吧，誰知她却把嘴一撇說：

“就知道結婚，你想得那麼容易呀！你們組不超額完成超軸

計劃，我一輩子也不和你結婚。”說完往旁邊一扭。我剛一愣，話還沒有說出來，她却噗哧一聲笑了。我才知道她是在跟我开玩笑。她扭過身子來溫和地說：“說真的，你看人家別的車，搞得多好啊！月月超額完成超軸計劃。就是從前有名的‘事故大王’，上月份也得了紅旗，可就你們這個車是死樣子。玉成，你們就不會想想法子趕上去嗎？你那位剛從朝鮮回來的 好朋友也沒有幫助幫助你。”

我把手往開一攤說：

“破車就是破車，誰上來也是沒法子啊……”

我的話音還沒落下，就听得槐樹上嘩啦一下，接着一陣像雪一樣的槐花飄落了我倆一頭一身，緊跟着一陣哈哈笑聲：

“好，躲着人跑到這兒來赴約會來啦。”

我一看是陳斌，也便笑着說：“來，我給你們介紹介紹……”

陳斌又說了两句打趣的話，我便提議一塊去食堂吃飯，吃過飯再一塊去看電影。陳斌不去，說怕妨碍我倆的行動，但我終于把他拉去了。

散了電影，已將近半夜。我和陳斌把素霞送回家以後，便一塊兒往宿舍走去。寬廣的馬路上已顯得非常寂靜，只有那黃灿灿的路燈照着幾個剛看完戲回家的人們。我倆誰也沒說話，默默地走着。

“張玉成，我今天下午睡醒覺以後，又仔細地計算了一下，根據我昨天操縱咱們那台機車的感覺，我看可以超軸，咱們下一趟是不是可以試一試？”陳斌打破了沉默。他說完又往我這邊扭了扭頭，雖然路燈不太亮，看不清他的臉部表情，我仍然知道他是在用眼光征求我的意見。我心想：又來了一個，真是些說話不知

痛痒的人，我在这车上工作也不是一年了，能不能超轴我还不知道？你回来刚跑了一趟车就知道车能超轴？但是，我想起了我们的友谊，又不好当面驳他。我又想，他们都是见人家拉得多，眼热了，就盲目跟着人家跑。只要耐心地把情况和他谈谈，他就会知道不能超轴了。我便从机车质量、人员配备等各方面给他解释，证明车为什么不能超轴，并且告诉他：有一次刚拉了不到二千四百吨，途中就出了停车事故。他听了以后也就真的不说话了，我们又默默地走着。我想他这回可能是知道了为什么不能超轴，死了心啦。

回到宿舍，我脱了衣服盖上被子要睡觉了。他却把电灯往我头前的桌子上移了移，搬过来一个凳子，坐了下来；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张纸，从衣兜里摘下了钢笔。我莫名其妙地望着他，不知道他要干什么，便说：

“已经快十二点了，你还不快睡觉。”

他没回答我的问题，却拿两只大眼认真地看着我说：

“来，咱们研究研究。”

“研究什么？算了吧，我晒得怪难受的。”我说着又掩了掩被子。他却不容分说地硬把我从被窝里揪了起来，让我坐到床头桌子跟前说：“谁让你白天不睡觉去谈恋爱呢，来，研究研究，一会儿就完。”

他说着便用笔在纸上划了一条带弯又有坡度的铁道线，铁道线上又划了一台机车，并且还加上了一个箭头，表示机车在向上坡方向前进。这回我才明白了，原来他还是向我宣传超轴的事啊！真想躺下睡觉，可我知道就是躺下还得让他揪起来，我只好靠着墙围着被子坐在那里，看他怎么说。

他用左手托着要掉到脸上的头发，两眼注視着紙上的图，右手里的鋼笔在紙上来回地指着，开始向我一条一条地讲起了超軸的道理。开始时我似听非听地坐在那里，后来漸漸地被他的讲解吸引住了。我很惊奇，想不到他援朝两年多学会了这么多知識。听人說：朝鮮处在战争环境，学习条件不如国内好，可是听他这么一讲，真比我学的东西还多呢。我虽然被他那讲解的才能吸引住了，但是却不信能超軸。听他讲完以后，我伸了伸胳膊，打了一个呵欠說：

“道理是那么說，做起来可不是那么容易呀。同志，别忘了結合实际。”

“困难当然是有，但是不克服困难怎么能得到成功呢？怎么样，咱們試一試吧。”陈斌說着脸上露出了自信的神气，两个大眼更亮了。我心想：“真是不遇到困难，就不知道什么是困难。”

“明天再談吧，睡觉啦。”說完我就躺下了。

四

第二天，我和陈斌到了段上。陈段长告訴我，朱宝珠今天就要調去学习，让陈斌接替他去担任那一班的司机。我想这也好，省得他整天纏着我，要研究什么超軸的事。

說話也就是过了四五天的光景。真的，在这几天当中，陈斌一次也沒有和我提起过超軸的事，倒真是风平浪靜。我心想：怎么样，超軸！超軸！等你实际担任上这种工作，你也就知道难处了。

这一天，陈斌他們就要出乘回来了，我穿上工作服，背上背

包，到段上去接班。迈进机务段的大门，见迎面的黑板报前站了一堆人，不知道干什么。我走近些，才看清是统计室的几个人在写黑板报。素霞拿着一张纸在慢慢地念着；那个叫小豆豆的正在写，她的个子小，写上边字的时候还得踮起脚来；还有那个“美术家”正在聚精会神地描报头。我见那么多人围着看，心想一定是谁又有什么新的创造发明啦，于是也凑了过去。我刚一看，身上便簌地一下像被什么螫了似的。只见黑板报上又红又大的几个耀眼的方块字：

748 号不是破牛车，

司机陈斌一趟拉了三千吨。

这时素霞也看见我了，她张了张嘴像要说什么，没有说出来又缩回去了；只是用眼看了我一下，又向黑板报上努了努嘴，好像是说：你不是说你们破车不能超轴吗？你看看人家。这时小豆豆却嚷起来了：

“嗨，张司机长来了！你看你们破牛车都超了轴，多光荣呀！”

“要说嘛，还是人家援朝回来的司机，真有两下子！”“美术家”称赞地说。

“哼，咱们张司机长的两下子也不含糊啊，只是聪明不外露，不信，今天就拉三千五百吨，让你们看看。”不知是谁说了这么一句，大家跟着哈哈大笑起来。素霞的眼光却赶紧由我的面前转到了黑板报上。我便一扭身离开了那里。

我顺着煤屑路向行车室走去，迈着沉重的脚步，想着这几天的事情。我说陈斌这几天再也不和我提起超轴的事了，原来是

他暗地里搞起来了。事先不和我說，到时候給我来这么一下，这不是拆我的台么？再說我好歹也是个司机长，你也應該事先和我研究一下呀，你悶着头干，出了事儿我当司机长的去挨擦，搞出成績来了你得光荣，这算什么朋友？再說机車是个破牛車我已經告訴你了，你还要这么瞎搞，把机車搞垮了，誰負責？我越想越气。到了机車旁边，陈斌正在围着机車检查，我也沒搭理他，便拿出小錘子，冲着机車敲打起来。他見我来了，却跑到我跟前兴奋地说：

“张玉成，你猜怎么样，我們这一趟車拉了三千吨，到了大坡道，机車一纵身就爬过去了，一路早点到达終点站。我看咱們車还能多拉，你們这趟車拉多少吧？”

我冷冷地说：

“能拉多少就拉多少吧。”

到車站挂車时，副司机赵福海說：

“司机长，你看陈大車他們班拉了那么多，咱們也多拉点不行嗎？我保証汽水供应及时。”

我看了看他，心想也怪，連日常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老赵也向我提出超軸了。我严厉地说：

“都跟着陈斌胡鬧嗎，把車搞垮了誰負責？这趟車回来我就要找陈斌談談。”

这趟車回来我便去找陈斌，他正在俱乐部打乒乓球。我把他叫到俱乐部旁边的一个石阶上坐下，郑重其事地说：

“陈斌，我和你談一件事。”

“什么事儿？”他还和平常一样。

“我不是已經和你說过了，咱們那个机車是个破牛車，不能

超軸，可你一次就拉了那么多，要把機車搞垮，誰負責？”我盡量說得平靜一些。

陳斌還和平常一樣，說話先笑了笑：

“我認為你顧慮太深了，破車一樣可以超軸嘛，再說咱們那車也不算太破，經過這幾年來的檢修，質量比以前好多了。我們一次拉了三千噸，正是證明這個車還有潛力。”

“我在这个車上比你呆的時間長，這車的情況我比你了解得透徹，說它不能超軸就是不能超軸。這次拉三千噸沒出事儿，那是碰運氣，下次就保不住不出事故。”我壓住火氣說。

“我雖然來這個車上的日子少一些，但是我超軸也不是盲目蠻干。那天晚上我就和你讲了，我的超軸是根据機車、綫路、人員等各方面情况考虑的，有科学根据。按照这样来超軸就一定出不了事。张玉成，我看你是不是有点……有点胆小。”陳斌倒來批評我了。

“什么科学根据，用上好機車上行，用到咱們這破牛車上就是不行！完全是生搬硬套、盲目蠻干！”氣得我把手里的一塊石頭往地下一摔說，“我是這個車的司機長，我有責任保護這台機車，我不能让它垮了。你也應該服從我的命令，今後不許超軸！”

我說完連看他也沒看一眼，站起來氣呼呼地走了。

五

第二天跑車回來，機車剛一進庫，叫班員就告訴我：陳段長找我，讓我現在就去。我向副司機趙福海交代了一下工作，並且告訴他在洗澡時把我的背包背上。我知道剛跑車回來，累呼呼